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张帆帆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种。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此数种地记,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或作者存疑,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并且,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南岳记》;《衡山记》;辑佚;宗教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4-0010-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蓬勃发展,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书所载及《北堂书钞》、《初学记》等类书征引,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有数百种之多。此时地记按类型分,大致可分为州郡志、山水志、异物志等几类。衡山为我国五岳之南岳,为道教圣地,魏晋南北朝起,专记南岳的地记即已诞生。今可知魏晋南北朝专记南岳的地记便有数种,分别为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另据各书征引,亦有不著作者《南岳记》一种。此时《南岳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作为较早记录南岳的山水地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此数种地记对此地区后代志书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代志书在广泛征引此数种地记的基础上,记录更加系统、完整。本文拟对唐前数家《南岳记》《衡山记》进行辑补、考证,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分析。

一 《南岳记》《衡山记》数种及其作者考证

徐灵期《南岳记》:徐灵期,晋宋之际人。唐孟安排《道教义枢》所记有东晋隆安年间葛巢甫“傅道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事,北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中所记有晋太康八年“吴人徐灵期、新野先生邓郁之开古王母奠基”事,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七所记有“晋道士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宋徐灵期,齐陈惠度,张昙要,梁张始珍,王灵舆,邓郁之也。”元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三则言徐灵期“宋苍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以众家所记观之,徐灵期应生于东晋,卒于刘宋时,跨晋、宋两代。《南岳总胜集》所言“晋太康八年事”,为西晋时事,或误也。

徐灵期《衡山记》:卷亡,史志不载。《宋史·艺文志》亦有《衡山记》1卷,并有《南岳衡山记》1卷,但不著作者,不知作者是否为徐灵期。观诸书所引徐灵期地记,既有言徐灵期《南岳记》者,又有言徐灵期《衡山记》者。或以为,徐灵期《南岳记》与徐灵期《衡山记》应为一书,其全名应为《南岳衡山记》。徐灵期《南岳记》,《编珠》卷1言为“徐先生《南岳记》”,“徐先生”,当即徐灵期。《初学记》卷25所引作“傅先生《南岳记》”,“傅”,当为“徐”之形讹。

宗测《衡山记》:宗测(?-495),《南齐书》有传。《隋书·经籍志》载宋居士《衡山记》1卷,但此处所言宋居士,应为“宗居士”之误,宗居士,当即宗测。宗测尝撰《庐山》《衡山记》。宗测字敬微,南阳(今属河南)人,宋征士宗炳孙。世居江陵,测少静退,不乐人间。州举官,皆不就,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1]《南齐书》载宗炳于永明三年昭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写祖(宗)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后往庐山,止于其祖父宗炳之旧宅,又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庐山记》。按《南齐书》推之,

[收稿日期] 2017-04-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私撰史籍与文学之关系及其影响研究”资助(编号:13BZW056)

[作者简介] 张帆帆(1987-),女,山东济宁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宗测于永明三年(485)后隐居庐山,其后游览名山,并卒于齐建武二年(495),当其《南岳记》应当作于485-495此十年间。

释灌顶《南岳记》:释灌顶,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9有传。释灌顶,俗姓吴,法名灌顶(562-632),字法云,常州义兴人,祖世避地东瓯,因而不返,即为临海之章安。因其尝居章安,后人亦多称其名为“章安”。释灌顶,当生于南朝陈天嘉时,卒于唐贞观6年。跨陈、隋、唐三代。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卷7载有释灌顶《南岳记》1卷。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载释灌顶“陈至德元年,从智顗禅主出居光宅,研绎观门,频蒙印可逮。陈氏失驭,随师上江胜地名山,尽皆游憩,三宫庐阜,九向衡峰,无不揖迹依迎,访问遗逸,后届荆部,停玉泉寺,传法转化,教敷西楚。”^[2]推断其《南岳记》应作于陈至德元年后。释灌顶《南岳记》,学界少有关关注,本文据诸书辑得其《南岳记》一条。

释灌顶著述颇丰,除《南岳记》外,释志磐《佛祖统记》等书另记载其所著《大般涅槃经玄义》2卷、《大般涅槃经疏》2卷、《观心论疏》2卷、《天台智者大师别传》2卷、《国清道场百录》5卷、《天台八教大意》1卷、《菩萨戒经义疏》2卷、《阿弥陀经义记》1卷等。

李明之《衡山记》:李明之《衡山记》,卷亡,史志未著录。李明之《衡山记》条目多为唐·冯贽《云仙杂记》所引,观其条目,并不记衡山事。《云仙杂记》一书多伪,此数条或是《云仙杂记》作者杜撰条目并附会作者而成。

二 《南岳记》《衡山记》辑补、考论

(一) 徐灵期《南岳记》

徐灵期《南岳记》,唐宋各类书、文集注等征引条目较多。北宋时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征引较多,是书北宋时当存。南宋诸书偶有征引,条目亦与前代书所征引相类,其或亡佚于两宋之交。今据各类书、史书、文集注等辑得徐灵期《南岳记》数条,列于下。

1.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灊、霍之山为其副焉。故《尔雅》云霍山为南岳,盖因其副焉,或云衡山,一名霍山。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此亦承轩辕副义也。故南岳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冥宿,铨德钧物,故名衡山。下踞离宫,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故号南岳。周旋数百里,高四千一十丈,东南临湘川。自湘川至长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后不见。禹治水,登而祭之,因梦遇玄夷使者,遂获金简玉字之书,得

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盖,天景明澈,有一双白鹤徊翔其上。一峰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闻讽诵声。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练。《山海经》云衡山一名岫崦山,其上多青腹,鸟多鸛鹄。(《初学记》卷5。此条,《初学记》言出徐灵期《南岳记》及盛弘之《荆州记》。魏斌《书写“南岳”——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献与景观》一文认为“山有三峰”句以上出徐灵期《南岳记》,“山有三峰”下数句,属于盛弘之《荆州记》^[3]。)

2.紫盖、云密二峰皆高五千余丈,而云密有禹治水碑,皆蝌蚪之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而紫盖常有鹤集其顶,而神芝灵草生焉。下有石室,有香炉、杵臼、丹灶,祝融峰上有碧玉坛,方五尺,东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实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长生不死。义熙中,山人潘觉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软可食,觉不知其石髓,竟不食,弃去。忽悟而还,已不见。(《南岳总胜集》卷中)

3.南岳山上有飞流坛,悬水激石,飞湍百仞,即孙温伯所丧身处也。又有曲水坛,水行石上成沟渌,如世人临河坛也。三月三日,时来逍遥。(《太平御览》卷185)

4.其山西曲水坛。水从石上行。士女临河一作行坛。三月三日所逍遥处。(《荆楚岁时记》)

5.仙岭数百步得桂英岩,昔人于此采桂英。(《编珠》卷1。此条,《编珠》引自“徐先生《南岳记》”,“徐先生”,当即徐灵期。)

6.夏禹导水通渌,刻石书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南岳,即衡山也。(《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3。《初学记》卷五所引稍异)

7.衡山之岗有石室,有古人住处,有刀锯铜铍,及瓦香炉。(《艺文类聚》卷70)

衡山芝冈石室有瓦香炉。(《初学记》卷25。此条,《初学记》言出“傅先生《南岳记》”,“傅”,当为“徐”之形讹。)

8.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灊(音潜)、霍之山为其副焉。(《初学记》卷5。《太平御览》卷39)

9.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为首,麓岳为后。(《方輿胜览》卷24。《輿地纪胜》卷55所引稍异)

10.朱陵洞天,名太虚小有之天。周回八百里,中有青玉坛,光天坛,洞灵,原洞,真墟四福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南岳总胜集》卷上)

11.名大虚小有之天,三十六洞天中第三。(《方輿胜览》卷23)

12.当翼、轸,度机、衡,谓之衡山。山有锦石,斐

然成文。(《太平御览》卷 39)

(二)徐灵期《衡山记》

徐灵期《衡山记》,与徐灵期《南岳记》当为一书,兹将诸书所引徐灵期《衡山记》单列于下。

1.甘泉东有石壁,禹所刻文在此。(《初学记》卷 23、《太平御览》卷 187)

2.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南岳总胜集》卷上)

(三)释灌顶《南岳记》

天台者,章安《山记》云本称南岳,周灵王太子晋居之,魂为其神,命左右公改为天台山也。若准孙公《山赋》云,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以其所立幽奥,其路旷迥,故未知章安所出。”《辅行记》卷 1 之一。按,此条,《辅行记》言出章安《山记》,章安,当即释灌顶。《山记》,应即《南岳记》之别称。按,学界有“霍山赤城”即天台赤城山为“南岳”的争论,释灌顶《南岳记》,亦或涉及此争论。《辅行记》作者所引此条,开头冠以“天台山”句,或是《辅行记》作者以为此条所记为《天台山记》,引用时又简称作《山记》,从而致误。

(四)佚名《南岳记》

除徐灵期《南岳记》、释灌顶《南岳记》1 卷外,唐宋各书征引又有不著作者《南岳记》数条,因无法判断其作者归属,兹将此数条另作一种,单列于下。

1.仙人坛青石而有白石文,可容人坐,东望湘水如白带,水声如琴,鸟鸣如歌。(《编珠》卷 1)

2.衡山县白马山,山上有泉,名鸡头水。(《编珠》卷 1)

3.舜涧东出舜庙,庙下有舜溪。(《编珠》卷 1)

4.丹崖即仙人宫也。(《杜工部草堂诗笺》卷 37)

5.流丹崖南五里,得仙人宫。道士休粮绝谷,身轻清虚,便得入此宫。(《初学记》卷 8、《太平寰宇记》卷 114 所引稍异)

6.衡山者,太虚之宝洞。(《初学记》卷 8)

7.衡山者,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翼、轸,铃总万物,故名衡山;下踞离宫,统摄火师,故号南岳。赤帝馆其岭,祝融宅其阳。逮于轩辕,以潜、霍二山副焉。(《方輿胜览》卷 23)

8.衡山有仙人石室,中有白玉床榻。(《北堂书钞》卷 133)

9.衡山有石室,内有石床石几。(《太平御览》卷 710、此条《事类赋注》亦引,文字稍异)

10.衡山有三峰,其一名紫盖,天景明彻,有一双白鹤徊翔其上,一峰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闻讽诵

声,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练。(《北堂书钞》卷 160)

(五)李明之《衡山记》

1.朱符谓火筋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本明大师在坐,曰:“当以玉为之。贵能不热。”(《云仙杂记》卷 2)

2.朱符谓火筋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路史》卷 1)

3.朱符谓火箸,如两仪不可缺一,故不曰二,而曰两者,阴阳互为用也。(《隐居通议》卷 28)

4.小儿发初生为小髻,十数,其父母为儿女相胜之辞曰蒲桃髻,十穗胜五穗。(《云仙杂记》卷 7)

(六)佚名《衡山记》

除徐灵期《衡山记》、李明之《衡山记》外,唐宋时期各类书所引又有佚名《衡山记》一种,因无法判断其作者归属,兹将其单列,另作一种。

1.衡山有灵寿岗,上多芝草灵寿木。(《北堂书钞》卷 157)

2.空青岗有天津、玉池。(《文选·诗庚·杂拟下·嵇中散》李善注)

3.衡山,南岳也。至黄帝乃以灊、霍二山为副。(《白氏六帖事类集》卷 2、《事文类聚》前集卷 13、《事类备要》前集卷 5、《群书通要》甲集卷 8)

4.衡山有曾青岗,出曾青,可以合仙药。(《北堂书钞》卷 157、《太平御览》卷 988 亦引此条,文字稍异)

5.衡山有曾青冈,出曾青,可合仙药。有灵寿冈,有灵寿木,周回数十里,芝草冈,有神芝灵草。(《太平御览》卷 53、《艺文类聚》卷 6 所引稍异)

6.(衡山)其可称者有芙蓉峰,有紫盖峰,有石菌峰。(《九家集注杜诗》卷 16)

7.仙人室中有黄玉床。(《太平御览》卷 706)

8.有人采药,暮宿石室中,见一铜铫,是煮药处。蛮人闻之,取铫还用,举村尽病,送返乃已。(《太平御览》卷 757)

9.桂英岩上,凿石作臼。有铁杵,倚置岩畔。石臼边有两人足迹。(《太平御览》卷 762)

10.鸡头陂西有石室,有人采药,暮宿其中。晓见一锯悬在壁上。示有形,无复铁贯。(《太平御览》卷 763)

11.测以五月五日,未鸡鸣时,采芟若见,似人形,时揽而采之,灸疾极验也。(《东坡先生物类相感志》卷 13)

12.天柱峰高四千一百尺,夏禹理水,刻石峰上,紫盖峰多隐云表,常有白鹤仙童飞翔其侧。(《施注

苏诗》卷24)

13.玄草岗东南有流丹,服之不死。(《北堂书钞》卷157)

14.凌倚隐衡山,往来自负书剑,削竹为担,裹以乌毡,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云仙杂记》卷4)

三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之内容书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山岳记的兴起,与当时佛、道教文化的兴盛以及隐逸文化的兴盛等有重要关系。诸家山岳记作者也多为当时的佛、道教徒。如徐灵期为著名道教徒,并为南岳“九真人”之一。《南岳九真人传》载其“修道于南岳岁久,遍游岳之岩洞及诸山谷一十五年,无不周览,著《衡山记》。”^[4]而宗测亦隐居庐山,“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释灌顶在陈氏失守时“随师上江胜地名山,尽皆游憩,三宫庐阜,九向衡峰。”其《南岳记》亦应作于游览庐阜、衡山之后。不唯南岳衡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山岳记,也多出自当时的佛、道教徒之手,如东晋时期释慧远及其弟子张野、刘遗民等皆撰有《庐山记》,晋郭璞撰有《幕阜山记》,梁刘孝标撰有《东阳金华山栖志》等。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山川图记”一节中,亦认为佛、道等宗教思想的盛行影响了当时的地记创作:“魏晋以降,释道盛行。寺观多在山林之中,加以老庄思想亦风行当时,文人学士,多倾向自然山水之欣赏。以是两晋时描述山川之作尤夥,此后山水寺观志之作,盖滥觞于此时焉。”^[5]

受作者身份以及作者思想倾向的影响,佛道教徒所撰山岳记,对山中各类修道场所、修道知识等多有不自觉介绍。如徐灵期《衡山记》写“紫盖、云密”一段,涉及道教徒求长生所食神芝、灵草、紫梨;炼丹所用香炉、杵臼、丹灶等,并述及“山人”潘绝所遇紫

泥等可致长生之物。其书并对湘中衡山得名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徐灵期以当时湘中衡山为南岳,彼时南岳有衡山、霍山之说,其地点有庐江、会稽、湘中等说,徐灵期对湘中衡山的“南岳”正统地位进行分析,应与当时南岳正统地位的争夺有关。除了“紫盖云密”一段,徐灵期是记及佚名《南岳记》、《衡山记》等对道教相关知识的接受以及道教灵异故事的介绍俯拾皆是。此外,此类文献还对当时道教所称“洞天福地”、洞穴、道观等内部环境进行介绍,如上文所引青玉坛、光天坛、洞灵、原洞等“福地”,以及道士所居石室、石床、香炉以及石困外“常有讽诵声”等等,无疑为我们勾勒出山中修道之人的生活世界。而如《太平御览》卷185所引“南岳山上有飞流坛,悬水激石,飞湍百仞,即孙温伯所丧身处也。又有曲水坛,水行石上成沟渌,如世人临河坛也。三月三日,时来逍遥”一段,又将与此山有关的历史故事以及当时时代风俗等展现在我们面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数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文献,为后代南岳山岳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唐代李冲昭《南岳小录》还是宋代陈田夫《南岳总胜集》等,皆从唐前此数种地记中吸取营养,成书过程中广泛征引此数种文献中的相关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具规模和系统的专门志书。

[参考文献]

- [1]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61.
- [2]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M]//中华大藏经: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818.
- [3] 魏斌.书写南岳——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献与景观[M]//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141.
- [4] 道藏:第6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860.
- [5]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3.

Collection and Discussion of Nanyue Record & Hengshan Record Pre-Tang Dynasty

ZHANG Fan-f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Local records of Hengshan before Tang dynasty are Nanyue Hengshan Record by Xu Lingqi, Hengshan Record by Zong Ce, Nanyue Record by Shi Guanding, Hengshan Record by etc. Those works on Hengshan Before Tang Dynasty have important values, but didn't have collection works after they disappeared, some have collection works but the issues of the collection books are not complete. This paper collects all the works which are mentioned above. The writers of those local records almost are religious believers, the contents of their work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religious life.

Key words: Nanyue Record; Hengshan Record; collection; religious inclination